



勿忘国耻纪实

丛书

花山文艺出版社

掠夺的开端

——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王俊彦 王意书



勿忘国耻纪实丛书

掠夺的开端

—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王俊彦 王意书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1894年，蓄谋侵略中国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悍然挑起了中日战争，旨在瓜分掠夺中国。中国军民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英勇抗击，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又一次让中国背上了割地赔款的耻辱。通过本书的一系列事件和故事，让今天的中国人能有深刻的启迪。

主编：王维玲 策划：方 殿 陈 新

勿忘国耻纪实丛书

掠夺的开端

—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王俊彦 王意书

责任编辑：陈 新 于怀新 装帧设计：愚 人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102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6.625印张 120千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9元

ISBN 7-80611-613-3/1·603

目 录

第一章	毒设圈套.....	(1)
第二章	黄海大战.....	(24)
第三章	金旅之战.....	(76)
第四章	鸭绿江混战.....	(119)
第五章	山东半岛作战.....	(150)
第六章	马关议和.....	(195)

第一章

毒设圈套

1894年岁初的东京，朔风呼啸，地冻天寒。

1月15日晚，阴霾满天。寒夜渐深之后，拖着长长的尖厉吼声的朔风刮得越来越猛烈，天崩地裂般滚过大地，随后传来几声凄厉的犬吠，令人不寒而栗。

日本右翼团体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带领他的侄儿内田良平（其后任黑龙会会长）秘密来到东京麻布的一个隐蔽处所，经通报后被引进一个神秘的类似中国四合院的院子里。

佣人把平冈叔侄领进正屋宽敞的会客厅，体态魁梧、身着和服的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用手指捻着干枯的两撇仁丹胡子，起身相迎：

“平冈兄，幸会，幸会！”

黑社会头子平冈浩太郎知道他的这个老朋友川上操六是一个积极主张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是对中国、朝鲜、俄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特务头子。

为做好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准备，他派遣大批间谍深入中国内地，搜集了大量情报，1893年4至6月，他以巡游名义，亲自到天津、北京、唐山，烟台等地做战场调查，曾在天津会见李鸿

章，参观武备学堂、天津军械局，观看清军步炮演习。

他发现清军士兵在炮门上晒衣服，就暗中对他的随从预言：

“可以放心，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日本可以打胜！”

这时，日本已在军事上做好准备，只是需要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川上操六就命内田良平组织一个 15 人的日本浪人敢死队，随时准备调遣。

1894 年朝鲜东学道起义爆发后，日本政府召开会议研究派兵赴朝问题。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和川上操六积极主张派遣超过驻朝鲜的清军的日本部队，于是决定派出一个混成旅，在到达仁川的同时，立即由仁川进驻京城，占据“战略上最有利地步”。

为掩盖日军进入朝鲜，找到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借口，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飞舞毛笔，向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签发一道密电：

目前形势表明，日清开战已不可避免，务须不择手段地制造开战之借口！

陆奥宗光、川上操六密谋派日本玄洋社头子的野半介、内田良平带“天佑侠”到朝鲜制造战争借口，的野半介、内田良平也早有此意，今天主动找到陆奥宗光门上请战。

陆奥宗光想到不应由他这个外交大臣给日本黑社会头子布置任务，一旦事情不密泄露出去就有麻烦，便不想见的野半介和内田良平，就让人请川上操六出面办理，但的野半介、内田良平却不改日本浪人胆大包天的恶习，吵吵嚷嚷非要见他这个外务大臣不可，这使陆奥宗光很为难。

陆奥宗光从心里讨厌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的野半介等玄洋社浪人，认为他们粗俗卑鄙，不懂外交，总给自己惹麻烦，便不耐烦地吩咐：

“告诉他，我公务繁忙，改日再见！”

“是！”

外务省官员转身要走，陆奥宗光突然想起，昨天曾跟川上操六密谈过派玄洋社暴徒到朝鲜，借东学党之乱演出放火剧之事，便改口吩咐：

“到贵宾室会见！”

号称“小诸葛”之的野半介一进贵宾室，就鼓动如簧之舌吹捧陆奥宗光：

“外务大臣堪称世界一流的外交家，人称鬼才和智囊，和伊藤博文首相推行的一元外交有口皆碑，我小诸葛自愧不如！”

素以清高自许的陆奥宗光心里狠狠骂道：

“你们这些黑社会地痞流氓算是什么东西？怎配跟我们高贵的外交官相提并论！”

陆奥宗光还未开口，的野半介早已把准备了大半天的文明词儿抛到脑后，大声骂道：

“他妈的，高丽棒子真大胆，竟敢暗杀我们支持的金玉均！杀了他还不算，又在八个道里枭首示众，肢解暴晒！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陆奥宗光鼻孔里冷笑一声，设法把的野半介引向“正路”：

“这是日本的国耻，日本国民被激怒了；群情激愤，舆论沸腾，援朝惩清的口号已响彻日本列岛上空！”

“真他妈的天赐良机！朝鲜现正闹东学党之乱，该我们玄洋社大显身手了！我他妈的豁出老命一条，带内田良平到朝鲜搞它个天翻地覆，为大日本帝国建功立业。请外务大臣高抬贵手，批准

出国!”

的野半介这番话正中陆奥宗光下怀，不由得夸奖起来：

“玄洋社志士确实是大陆雄飞的尖兵，艺高胆大，敢作敢为，本人非常敬佩!”

“谢谢，外务大臣既已批准，我们选个黄道吉日，开往朝鲜，打高丽棒子们个屁滚尿流!”

的野半介说完扭头便走，陆奥宗光慌忙喊道：

“请留步。外交非同儿戏，这问题我可不管!”

“什么？你不管？我他妈的不是白跑一趟!”

“休得无礼!”陆奥宗光厉声申斥，继而又用和缓一些的语调说：

“你既然来找我，也不能让你徒劳往返!”

“不让我徒劳往返?”的野半介如坠五里雾中，小脑瓜一转，知道陆奥宗光非比寻常，便改作恭顺的样子躬身施礼：

“外务大臣，请赐教，敢不洗耳恭听!”

陆奥宗光用手扶扶眼镜，微闭左眼，从右眼镜片旁斜视着的野半介，装出高深莫测的样子说：

“我给你介绍个高人，有他指点，一定能使你走出迷津!”

“这个高人是谁?”

“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

“啊！川上中将?”

陆奥宗光低头看了看桌上刚刚签发的两份文电，郑重其事介绍道：

“川上中将是我的莫逆之交，他早就密切注视东亚大局，积极改革军制，大力充实军备。被邀参加内阁会议时，经常地高唱主战论调。他认为日清终需一战，早已把你们玄洋社派上了大用场!”

“多谢外务大臣指教!”

“不必客气，同为帝国效劳嘛——我这就派人带你去见川上将军！”

的野半介和内田良平跟随陆奥宗光的亲信离开外务省，乘车来到东京麻布的一个神秘的类似中国传统风格的四合院前。

一进门，的野半介和内田良平就听到从院里传来悠扬动听的钢琴乐曲。内田良平自幼喜爱音乐，立刻被美妙动听的乐曲迷住了，感到是那么令人神往。啊！好熟悉的曲子，多美妙的旋律！这是什么曲牌？啊，对了，这不就是肖邦著名的C小调《夜曲》吗？

的野半介二人被带到坐北朝南的正房的会客厅前，忽听像淙淙泉水自由流泻的钢琴声渐渐低隐，经过“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短暂空滞，琴声突然又骤然大作，寓意弹琴者正焦急地等候客人。

的野半介二人被带入内室，举目四望，只见墙上挂满了中国、朝鲜、俄国、日本的地图，图上画着许多红蓝交叉的箭头符号，只是距离太远，看不太清。

的野半介和内田良平在刚时兴的沙发上坐下，接过侍者献来的茶杯，慢慢将茶杯放在明亮的茶几上，缓缓打开杯盖，立时闻到中国龙井茶的特殊香味，内田良平心中暗想：

“一旦把中国和朝鲜划入大日本帝国的版图，就可以天天喝龙井茶了！”

的野半介和内田良平小口呷着龙井茶，侧耳欣赏悠扬曲折的钢琴乐曲。不一会儿，琴声停下，侍者方敢进去通禀：

“中将大人，玄洋社的野半介、内田良平求见！”

“请！”

的野半介和内田良平被引进另一间小会客室，只见一位身穿中将军服的中年人正俯案批阅公文。见的野二人进来后，装作没看见仍在低头办公。的野半介见此情景，心中暗暗骂道：

“这个家伙摆什么臭架子，惹怒了老子，照样暗杀！”

的野半介心中生气，但却装出很恭顺的样子抢前施礼：

“参见次长，陆奥宗光先生介绍我们前来，请次长点拨指教！”

“内田良平，你好，我们曾见过一面。”川上操六对内田良平说罢，又和的野半介打招呼：

“你是平冈浩太郎的妹婿，见到你很高兴！”

内田良平抢先报告说：

“朝鲜正闹东学党之乱，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的野半介三位首领商定，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带一个谍报团打入东学党内部，担负三大任务：第一是探知东学党的动向，争取控制住它；第二是改变朝鲜人的反日情绪，增强大日本皇军的攻守力量；第三是煽风点火，在清国和日本之间设法挑起争端，以便出动大日本皇军，从朝鲜赶走清国人！”

川上操六听罢心中大喜，但却捻着干枯而稀疏的山羊胡子，以不留任何把柄的方式表示支持：

“玄洋社真是人才济济，称得起远征党的渊薮。金玉均在上海被暗杀，说明对清开战的时机成熟了！要想迅速地解决时局，就需要一个点火者。一旦大火燃起，灭火就是我们的任务。大日本皇军将立刻赶赴现场，进入攻击阵位！”

接着，川上操六又带着讥讽的口吻冷笑道：

“与玄洋社志士相比，伊藤博文首相作为非战论的头目就太可笑了！”

“什么？伊藤首相是非战论头目？”的野半介和内田良平大吃一惊。

川上操六发觉说走漏了嘴，忙乱之中又道出了另一机密：

“为给大日本帝国出兵朝鲜制造借口，要设法怂恿清国政府出兵朝鲜，镇压东学党，巧妙地把清国政府拖入日本预设的战争陷阱之中！”

“啊？……是！”

的野半介和内田良平又吃一惊，为如此受到信任更受宠若惊。

川上操六见随口说出的机密太多，怕再谈下去言多必失，就端起茶杯准备送客。

的野半介狡黠地微微一笑，向川上操六伸出双手道：

“次长阁下，请拨给天佑侠活动经费！”

川上操六手端茶杯仍做出送客之态：

“当年我曾倾家荡产，给荒尾精筹措经费，在支那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为大日本帝国培训出几百名间谍人员。目前帝国处于战前用钱之际，平冈浩太郎的铜矿、煤矿正是兴旺红火时期，拿出一点儿做活动经费料也无妨！”

川上操六走到内田良平面前，亲切地拍着他的肩头：

“小伙子，这是你为帝国大显身手的良机，我等着为你佩带帝国军勋章！”

5月28日夜，在福冈的玄洋社本部，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的野半介正在为天佑侠一行饯行。

头山满兴致勃勃拉着内田良平的手向众人宣布：

“这就是天佑侠首领内田良平。他虽刚刚21岁，但却年轻有为，文武双全，胆识超人，你们在朝鲜要绝对服从他的指挥！”

这时，只听“啪”地一声脆响，众人回头一看，只见浑身日本帝国军人风度的平冈浩太郎又举手在桌上一拍：

“今天是玄洋社英雄豪杰大出征。立志为大日本帝国立汗马功劳的壮士自报姓名！”

“越后显圣寺僧侣、久留米藩武士之子武田范之！”

“《二六新报》主笔铃木天眼！”

“《九州日报》釜山通讯员大原义刚！”

“玄洋社勇士山崎羔三郎之弟白水健吉!”

“玄洋社大将井上藤三郎!”

众人听罢哈哈大笑:“好啊!我们还有这个 13 岁的大将军呢!”

体态颀长、眉清目秀的内田良平用力一挥右手,涨红着脸朗声说道:

“对,我们不能小瞧这个 13 岁的大将军!天佑侠是顶天立地的志愿团,人人敬戴皇室,个个爱重本国!定能为大日本帝国战胜清国,建功立业!”

的野半介张开伶牙利齿大肆煽动:

“我原准备作为军师陪同你们赴朝惩罚清国,怎奈被警察死死盯住不能脱身,但不要紧,你们只要乔装义侠,扮演好正义角色,就能骗过东学党,在朝鲜点燃大火,促使日本国民好战的血液沸腾起来!”

老谋深算的头山满手摸胡须面授机宜:

“你们要始终以民间团体的面目出现,即使朝鲜政府提出抗议,天佑侠也要声称与日本政府无关!”

行伍出身的平冈浩太郎把两大捆钞票在膝盖上一拍,然后交给四十岁左右、满面雀斑的铃木天眼:

“这是我卖掉一个煤矿的钱,就把它作为天佑侠的活动经费!”

满脸透着侵略扩张狂热的头山满以手举杯,朗声敬酒:

“我代表玄洋社全体志士,向即将出征的‘天佑侠’弟兄敬酒,祝你们一帆风顺,点火成功!干杯!”

“干杯!”

“天佑侠”总指挥内田良平以手一挥黄底黑字的天佑侠大旗,威风凛凛地下令:

“出发!”

“天佑侠”一行六人装扮成逃难模样，5月29日凌晨来到下关码头，只见大海茫茫，涛声冲天，举目四望，人船皆无。

内田良平等人正在为无船之事发愁，忽然从远处驶来一艘大型渔船，只见船首站着一个身段苗条的妙龄女郎，内田良平觉得特别眼熟。

船驶近一看，内田良平不由得惊喜欲狂，不等渔船停稳，就一个箭步跳上船去，紧紧拉住姑娘的手：

“阿菊，原来是你啊！真是喜从天降，天从人愿！我刚才还以为没有渡船发愁呢——头山先生不是让你专心学习俄语，准备在对俄谋略活动中大显身手嘛！”

阿菊故意掩饰住无限欣喜的神情，装出极其神秘的样子：

“参加完日清战争再去对付俄国人也不晚嘛——我要不来，你们到哪里去弄船？”

“阿菊姐，你真神通广大！这船是从哪里弄来的？”井上藤三郎透着满脸稚气问道。

“还是头山先生足智多谋，他让我从日本邮船协会的结成虎五郎那里搞到这条船，送你们出征！”

“好！赶快上船！”内田良平挥手下令。

经过一天的海上颠簸，内田良平带领“天佑侠”党徒5月30日清晨弃船悄悄摸上釜山附近的绝影岛，开始在朝鲜兴风作浪……

6月2日夜，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把外务省次官林董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请到他家，在花园里的葡萄架下摆着一桌酒席，三人一边饮酒，一边密谋向清国开战的阴谋诡计。

陆奥宗光三杯日本酒下肚，不觉逸兴大发，眉飞色舞地吹嘘开了：

“两位大人，你们一定闻到了我亲手栽培的茉莉花散发出的阵

阵清香，看到了我精心培育的竹节海棠开放的耀眼的红花。但最令我感到骄傲的是这一架葡萄。你看，嫩绿的葡萄叶子一片挨着一片，密密层层，随风摇曳，远远看去，就像绿海中漾起的层层绿波；你瞧，珍珠似的葡萄一串串挂满枝头，令人馋涎欲滴。此情此景，使人心旷神怡。如此良辰美景，恐怕在人间也很难找到吧？”

外务省次官林董听罢慢慢呷了口日本酒，缓缓地将头一摇：

“不，对此本人不敢苟同，中将先生以为如何？”

“日本的葡萄再好，也赶不上中国新疆吐鲁番的葡萄酸甜可口，世界闻名；扬州的茉莉花，分外清香；北京的竹节海棠，特别耀眼，都令人爱不释手，手心发痒啊！”川上操六以他在中国各地的亲身经历，说得绘声绘色。

陆奥宗光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

“大日本帝国有川上将军这样运筹帷幄的良将，有内田良平那样卖命打头阵的浪人，不出几年，就能把清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新疆的葡萄、扬州的茉莉花、北京的竹节海棠，不就都成了你川上将军的掌中之物了吗？”

“不，应该说，要实现大东亚共荣的理想，不能缺少像陆奥外相、林董次官那样世界上最善于玩弄权术的外交家！”川上操六故意谦卑地举杯，“让我祝贺世界上最杰出的一元外交马到成功！”

“干杯！”

三个阴谋家在葡萄架下举杯狂饮，纵情谈笑。

“为了早日实现大陆雄飞的壮志，我们现在就详细讨论此次出兵朝鲜的策略，”陆奥宗光生怕饮酒过多误了军机大事，顺势引入正题，“川上将军似已有成竹在胸，还是先请您谈谈高见！”

川上操六故意把胸前佩着的勋章弄得叮当作响，然后当仁不让地侃侃而谈：

“本人料定，大日本皇军到达朝鲜后，清兵必定要来进攻。我

估计到6月底，清国在朝鲜的兵力不会超过5000人。为了保证首战告捷，日本必须在近期内至少运去6000至7000精兵，尽速在仁川登陆，控制汉城！”

“川上将军，日清如在朝鲜一旦开战，你对开战初期的战况有何估计？”林董认为清国是庞然大物，对日本能否取胜觉得毫无把握。

“这是个很难估计的问题，”川上操六摆出一副说老实话的架势，实际是为万一战争失利时给自己留有后路，“估计战争将在汉城或汉城附近爆发。如果托万能的天照大神的护佑，大日本帝国一战而胜，清国就必定前来求和。此时，帝国切不可轻举冒进，而应当轻胜而善后。如果清国不来求和而进一步扩大战争，日本也要至少以最快速度增兵一个师团。如一帆风顺，帝国再取得平壤战役的胜利，清国就非来媾和不可。至于是否兵发辽东半岛和满洲，就要看最高当局的决策了！”

“我完全赞成川上将军的意见。请问当前最紧急的事情是什么？”陆奥宗光狡黠地问，他已准备万一诸事不顺，就把责任全部推给日本军方。

“当前最紧急的事情有两个，一是引诱清国尽快向朝鲜出兵，二是迅速做好派出一个师团的准备，可首先派出一个混成旅团！”

陆奥宗光终于下定决心：

“完全赞成川上将军的意见，虽然那样会在外交上使日本处于被动地位，但为了日本帝国的利益，只好采取断然措施，痛下决心大干一场！”

6月3日上午，日本驻汉城代理公使杉村浚亲自出马，去访问他的老朋友——清国驻汉城最高官员袁世凯，决心利用他和袁世凯同在朝鲜做官结下的“友情”，引诱袁世凯最后上钩。

一见面，杉村浚就巧言花语地给袁世凯戴“高帽”：

“袁将军，你不愧是清国最有希望的年轻军官，作为威镇四方的武将，且又最有善良恻隐之心，面对东学党之乱和朝鲜政府恳求救援的要求，袁将军决不会无动于衷，坐视不救！”

袁世凯当时年仅 32 岁，但却野心勃勃，妄想施展翻云覆雨的政治本领，恨不得借东学党起义把朝鲜搅得地覆天翻，以便乘机钻营，飞黄腾达。此时，他听了杉村浚的恭维话，长圆脸上绽开了阴险骄横的笑容：

“杉村先生过奖了，实在不敢当——来人，给杉村代理公使上茶！”

“谢谢，不必客气！”杉村浚接过景德镇官窑出产的精细兰花茶杯，慢慢打开杯盖，轻轻用嘴吹了几下，稍稍呷了一小口，暗中抬起三角眼，窥视袁世凯的神情。

只见袁世凯右手举起茶杯盖，浓眉大眼直勾勾地盯住前面的一盆脆绿的文竹，一动不动地在想心事。

杉村浚眨着三角眼好生纳闷，他确实猜不透袁世凯此刻在想什么，但他凭着与袁世凯在朝鲜的四五年的交往，知道袁世凯一向处事果决，像今天这样在接见外国使节时心事重重的异常表现，他还是首次看到，但又不敢多问，他深知袁世凯刚愎自用，精于权术，最不喜欢他人猜测自己的内心奥秘，只好装作极为谦恭的样子，低头慢慢品茶。

原来，袁世凯此时正在考虑，如何对李鸿章做出向朝鲜派兵的决策施加重要影响，但李鸿章却训戒他：“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而袁世凯出于寻找机会飞黄腾达的个人野心，却极力主张出兵朝鲜。

老于世故的杉村浚摸不到袁世凯的底，不敢贸然讲话，只得小心翼翼地吹捧：

“袁将军真是威镇八方的大国武将，你早年就随淮军名将吴兆有驻戍朝鲜，在 1882 年平定朝鲜‘壬午兵变’中，立下大功，是北洋大臣李中堂保荐荣任清国‘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驻朝官员。现在朝鲜东学党之乱横行天下，危及大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袁将军岂能无动于衷，视作马耳东风？”

袁世凯被捅到痛处，脸上勃然变色，但想到东学党攻克全州后势力大增，朝鲜百姓箪食壶浆八方相迎，农民起义大军正浩浩荡荡兵发汉城，使汉城形势很快处于危急之中，自己作为清国驻朝鲜最高官员如再充耳不闻，不但会被朝廷革职，葬送大好前程，而且会被国人骂为卖国贼而遗臭万年，于是派头十足地将桌子一拍，厉声说道：

“东学党暴徒真是胆大包天，作恶多端，大清国是朝鲜的宗主国，理应出兵弹压！”

杉村浚看袁世凯终于上了圈套，为进一步套近乎，又卑鄙地施展欺骗伎俩：

“日本帝国政界目前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实在毫无出兵之可能！大清帝国若能果断出动大兵，就能很快平定东学之乱，保住日本在朝鲜的通商权益。单从日本本身权益看，也真心实意欢迎清国出兵，盼速为代戡。我可以对天发誓，日本帝国对清国出兵朝鲜，决无他意！”

杉村浚边说边仔细察言观色，发现袁世凯主意已定，更无耻地巩固成果：

“为表示我的万分忠诚，我有一小女，年方 16 岁，不敢说是天下第一美女，却也柳眉蛇腰，仪态万方，具有中国血统，有心高攀贵公子克定，不知你我能不能结为儿女亲家？”

袁世凯出于个人野心，被杉村浚的花言巧语说动了心，对结为儿女亲家一事也欣然大悦：